

世界是美麗的

倏然間，炎夏裡蟬鳴花開的日子過去了，隨著濛濛細雨而來的，是瑟縮抖索的初冬了。每逢這個天寒地凍的時節，灰黑色的陰霾便佈滿了天空，枯黃發皺的枝葉也在北風無情的拂掠下洒遍了凍得發紫的田園，空留槎桲禿幹垂頭喪氣地伸展在寒空裡；原本活力茂盛、青綠如茵的蔓草，竟也捲伏成一團團乾黃相摻、敗絮一般的可憐受難者了。雁去了，蟲眠了，黃花憔悴，滿園惆悵凋零，就連火紅肅穆的太陽，懾於灰雲冷風的桀驁同虐，也委屈地掛在模糊黯淡的天空軟弱地顫動著；夜裡一輪冷月慘淡地懸在無星的太空中，大地除了失去了夏日的熱鬧，就是那份流不動的凝結了的霧氣。立冬一過，春的欣欣向榮，夏的萬色爭妍，以及秋的送爽金風，都在那重朦朧的灰色無情的掩蓋下逝去了，換上的是幅單調而凍結了的沉悶天地。

校園裡一個不太引人注意的角落內，有個半懷著身子的人。渾，斜倚在樹下，兩手插在褲袋裡朝遠方凝視。空曠的校園在夜幕冉冉下落的當兒，正徜徉在一股冬季特有的寧靜裡，而他最愛浴在大自然提供的安詳氣氛中任由思绪飛揚前進，每每會有極大的收穫。因為這種放縱具有動力的思绪的方式常引導渾得到啓示，而他的許多抉擇就是這樣決定的。讓心靈與萬化冥合，讓自然暗示那顆迷惑了的心靈，正是一種最好的自我教育法，即使在冷酷的冬風下，也可否認地足以充實內在，了解自我！

大自然是美好的，它有令人賞心悅目的標緻景色，有讓人咋舌的雄奇變幻，它蘊育了看不盡的美畫，聽不竭的雅音，最重要的是自然的一切都是天真的、坦白的。就像浮在半空的雲彩，藍天映著白雲是喜，低沉而咆哮的烏雲是怒、灰褐的行雲和它捺不住的細淚絲絲是哀，而忽快忽慢吹著微風口哨的戲雲就像孩童般的無邪，充滿了純真的快樂，在夕陽西下，天邊滾著金廓的雲則又是它嚴肅的一面了。渾常常慨歎那份稍縱即逝的自然奇觀，他懷疑「人是不是自

然的產物？」也許人與自然間有著歧見，要不怎麼人與自然總是站在對立的地位，而不易與天地同喜樂呢？人工的構築偶而增加了自然的美麗，但多數都狠地撕去了自然的面容，硬性給套上一具醜陋的面具。渾也常爲了猜測抽象畫的主題而感到困惑，他想：「如果能祛下對物質的需求和那個笨重的軀殼，保留精神上的感觸和思考斷力，與萬物共呼吸、共情緒之漲落，任由光陰帶動宇宙的演化而隨心所欲，遨遊在自然的聲息裡，也許這才是真正的自我，真正超脫於其上哩……」。

人甚至不能在自己建立的社會裡調和，即使在朋友、親戚間也都有著歧見，傳統的橫行給每個人戴上了手鐐腳鐐以至於心靈桎梏，人們習慣於帶著面具相處，而內心的真正表露就是人間所謂的「虛偽」、「偽善」……。他常在熱鬧非凡的大街上感到一種沁心的孤寂，失落的自我被人潮踩得面目全非，只有在他靜自獨處的時候，才再感到自我又安安穩穩地躺在內心深處，使他得以再度拾回碎裂的自己而不再六神無主。他身邊的人都是陌生的，惟有自然的一靜一動使他覺得那是知心至友的坦率舉止，一點也沒有爲了故作而因窘不堪的尷尬場面，渾與大自然之間沒有語言的溝通，但是他們却互相以真誠的靈犀和默契建立起了「一座完好的橋樑」，只有在他獨自面對大地那清新的空氣和默默成長的草木時，他才是個完整而滿足的本體，不像渾置身於人叢雜雜的市塵，就破成片斷斷，瓦解了，迷失了。每當他摘下那具沉重而不適的面具時，股股酸痛感就刺著他的腦門，但天邊漂泊無定的浮雲絕不吐牙裂嘴地笑，魁武矗立的山峰也不會無故地挖苦他；相反地，自然仍舊依舊著它的逍遙靜靜發展，彷彿也正鼓勵著他不要爲這等瑣事勞神，還是任由自我在這段寧靜中喘息一番，不再受到那股變橫的傳統的惡狼扭曲，讓自我在沒有外加壓力的情況下恢復回自我的自我本性。這種瞞上眼睛融入自然懷抱裡的時刻，就是渾和「自我」平和協

文幼姚

調一致的時分，由著他的心神流入自然運行的順流之中，一同前駛。

潯由思緒裡再回到了冬夜籠罩的校園，夜幕又逼近了空曠的學園，寒風在黑紗的掩護下吹得更加凜冽了，原來在他思力翱翔的當兒，冷並未侵襲到他的感覺，可是他一回到了現在倚著的樹下的環境，便又由與外界絕緣不覺的狀態轉成了直接接觸的情況，太陽的西逝以及冷風更加起勁的颯拂叫他接二連三地打著哆嗦，他趕緊站直了身子，手還是緊緊地平躺在褲袋裡，頸子也自動地縮進了太長的夾克領內，隨著匆忙的步伐鑽進了附近三樓的教室裡。他摸索著走到了灰暗的窗櫺邊坐了下來，屋外規則間隔的路燈射出軟弱的光，照在黑漆漆的空間裡，擔負著指引明徑的任務，潯在窗玻璃微弱而模糊的反射中，看到了自己，他覺得自己很美，只是在那面龐下却隱伏著某種不安的情緒，逐漸他呵出去的水氣散滿了玻璃，窗外景像更加朦朧不清了，而他腦海裡又有一道思流湧出，這道泉流支配了他的眼神，他看到的不再是那模糊的景色，而是那股越湧越多的思流的影像……。

潯看到他自作主張地休了學，遺留在那道手續後的將是同學間一連串的猜測和他們虛假的歎息，就像是火箭升空時尾後拖遶的一條煙霧，終會散去的。同樣的，他的離去波紋不會盪漾太久，認識他的人們將逐日淡忘他的曾經存在他們的生活圈裡。人生在世是有忙不完的接踵而來的瑣事佔去了他們的注意力，但是隨著物質文明的日新月異，人們的希求也跟著文化演進的累積而日益增大，終至要費其一生來滿足自己，任由自己與自然和其他人們脫節，人與人間的關係只是靠個脆弱的環帶來維繫，是有條件的關係，無怪手身處人潮洶湧的地段，你會發現你是空虛的，你是不均衡的。自然教育了人，但也失去了和多數人間的關係，僅有那些較愛思想馳騁的人才再度回頭愛上了自然，潯就是想能出世而回歸一真，他實在是害怕人世社會逼他扮演的角色，他要追尋、追尋、追尋……，追尋和虛情假意斷絕邦交的門徑，追尋大自然的行踪以便加入它的偉大行列，在冥冥裡他總感到有道門檻，只要過了那道門檻便可達成心願了，只是那道門限還相當艱鉅，務必具有足夠勇氣的衝力，方能跨越抵達。這道限界就是處在「需慾」和「隨居而安」之間，但是人體畢竟還是一個果實，受到了種種有形和生理上的限制，要想契合萬化，隨汐漲落，迎風翱翔，則又必須祛去那套笨拙的軀殼；苦行者固然能席地而臥，仰天而息，但他却無法和大自然生息與共，進退同伐；惟有任靈魂超脫於血肉之軀，躍出日常煩

瑣瑣騷擾，這才算真正融入了寰宇行列，無牽無掛地……。

這幅外表模糊但內容中肯的印象深深地銘刻在潯的腦幕上，他滿意地敘起了那副掛在面龐上的沉思狀，換上了一種在洞悉了自己前程方針後的獨特表情，轉眼間，他那反覆單薄的身影便沒入了茫茫夜海裡。

潯的心境就此平息了許多，總算在漆黑的大洋中央，他找到了指引路徑的曙光，這光點雖是又小又遠，但它的功用却正如北極星之對於漂泊於莫名海中的愁客，不啻是線生機。

在我們的世界裡，簡樸的真理俯拾即是，「時間之疾駛不再」就是一例，對潯而言，不同的時間歷程中，他所編織和留下的種種痕跡都不相同；經驗隨著時光不斷累積堆聚，形成學問，而他的各類哲學觀點也就跟著他依據以判斷的參考逐漸改進、變化，這些他用作參考的知識就是他思考的立足點，由不同的立足點，他心靈的視界也就不盡類似，如此拾階而上，潯遂得以建立一套他的觀念進化系統。惟一的疑點是，我們生活的方式，接受知識的程序與其內容，這種種足以「充實」你我「內在」的資料本身之價值若干？也許這一套文明因循衍展之途徑正步入低潮；但在沒有另一文化之對照比較，這疑點之價值就小之又小了。

雖則潯能在自我的天地裡擁有些許的滿足和安定，但人對異性的感情，就像蟄伏在心田深處的胚珠，到了青春期終要擴茁茁壯，促動人們的言行舉止。潯地平靜了一段時日後，在一次乘車的偶然機會裡，結識了一位女孩，他原本風息水止的心湖竟又掀起了另陣盪漾不已的浪濤。兩人認識並不深入，但在潯的直覺裡，有種幸遇知己的興奮在衝擊著，他渴望這位朋友，他期盼日後互訴抱負心聲的時光，他憧憬……，惟一的阻碍是他不知道如何與她聯絡！

潯自此竟日閉鎖著雙眉，書桌上堆的是本本待看的書，但這些已不是他的負擔了，懸纏在他心頭的是一團意亂情迷，無的的癡想和泡沫般的期待。潯這才體會到了度秒如年，寢食難安的真正滋味，女孩的形象盤旋在他腦海，但潯愈思念，那影像也愈不易清晰地顯現，反而像幅調差了的電視幕，若隱若現，折磨著他。逐漸地，潯也不禁默禱著上蒼的護佑，以往他憑理智建構的信條似乎都敵不過感情的咆嘯，心理對這份友誼的企盼改變了他的生活規律，他覺得紊亂極了，Paul Simon 的一段歌詞正是他內心狀況的寫照：

So you see I have come to doubt

All that I once held as true
I stand alone without beliefs

The only truth I know is you

在這段苦候的日子裡，潯失掉了自我的方寸、失掉了與他周圍環境的聯繫，他的心像個斷了線的氣球，離現實越來越遠；沸騰了的心情凶猛地煎熬著他，精神上的苦悶也不留情地折磨著他，總之他的心裡滿是一個個難以平復的疙瘩。每天日出到日落，總是手足無措地、著兩隻無神的眸子，入夜後又輾轉難以成眠，儘想捕捉那越發朦朧模糊的身影，他確定那個女孩的面容透著近乎完美的風采和優雅，只要再看到她，一切「十全十美性」都將更加地堅定他對她的信念和仰慕，一切由於記憶含糊所引起的焦慮和痛苦都將消失於一剎那——他目光觸碰到那副面容的一瞬。……一天、一月就如此過去了，潯的性格都已扭曲變形了。翻了幾頁的書散落在書桌上、床榻間，唱片也零亂地疊在唱機上，進了他的房間，讓人有種毫無頭緒之感；只是一堆堆絞纏糾結的亂絲，茅塞在潯的心坎上。

偶而，他漫不經心、了無目的地在街上閒逛，打發那難捱的失落感，企望那又臭又長的分、秒隨著他的碎步埋入這份空白的回憶井中。曾幾何時，來得快的冬天它去得差不多了，就這麼短短的季節變換中，潯的心情變化竟有天壤之別，分別是「理智」和「情感」獨立表現的極端，確實，人是個複雜的組合體；可以理智到近乎不合理，更可情感用事到近於瘋狂的階段；而當他理智和情感妥協時又是虛假做作的一面了！

春臨大地，陽光再把生命力注入了萬物身上，自然就是這麼可愛：它永不會步履失調，也不會厭煩這種輪轉式的季節變換，它就是它，絕不另懷野心慾念。新一代的綠芽在枯黃的枝節上抽了出來，萎皺的草地即將「××如茵」一番地蔓生開來，彩色的世界又可期待了！看著生機處處，難怪人們把冷天的悶氣一股腦兒地撒了出來，而利用這個時機更進一步地塑造自己心裡的夢想，施展抱負。

學校也精神抖擻地宣告了開學，大家夥的心情就像校園裡簇簇盛開的杜鵑，個個興高采烈，惟有潯仍舊閉鎖著心扉，鬱鬱地上課、下課，愁雲像片久滯不去的陰霾，沉重地壓在他心頭，難以開朗。但命運之神却暗地裡佈下了個意想不到的劇本，引導著潯，或者那個劇本被人慣稱作「緣份一線牽」。

細雨輕雷，和風動土；一個細雨濛濛的下午，杜鵑稍稍斂起她們美艷的外衣，在雨煙中含情脈脈地搖曳著，透出種誘人的嫵媚。潯拉起衣領走出教室，心結還是緊扣著，神貌恍恍惚惚地，對於春雨輕洒下的綠葉紅花毫不在意，只顧踏著習慣性的脚步悻悻前進。剛出校門，猛一瞥見個女孩緩緩穿過十字路口，某種似曾相識感衝擊著他，但由於多日心不在焉的結果使他反應稍為遲移了一下，終於他有了概念——那不是她嗎！直覺性的三步併作兩步，他趕了上去。興奮的刺激使潯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許多，突然之間，一切似乎變得益發可愛了，春陽晒進了他的心窩，晒走了那股陰霾，晒開了那一團團令人透不過氣來的結頭，更晒出了潯的希望和樂觀態度，他的內心是片和祥溫暖，總之這是他心裡冬去春來的轉換時節。

潯匆匆忙忙地追到了十字路口，但命運之神放的是條長線，一個較長的劇本；紅燈狠狠地擋了他的駕，加上各種「不幸」的巧合，潯焦急的眼簾映入了幅她步上輛剛到的四十路公車「揚長」而去的景像，留下的是一條電綿不散的黑色廢氣和顆被澆了半盆冷水的癡望心情。潯在失望之餘，搜遍那再度石沉枯井的內心，終於找著了一點安慰——至少現在能確定她是四十路的乘客，只要假以時日和恒心，豈不是可以「皇天不負苦心人」一番了嗎？他懷著忐忑的心境，臉上綻開兩個月來破天荒的笑容，頂著毛毛銀絲踏上歸程。

此後一個禮拜，每天下午校外的候車亭裡總可發現一位老兄，耐心地「眼觀八方」搜尋著每個走出校門的人，就這樣逐漸縮短了命運之神預設的長線……又是個略帶微風小雨的日子，潯快要計劃放棄了的時候，八方中的某一方出現了他苦心所候的女孩，他的心又激動了，但這次是為著如何上前：一下的問題，眼看著她來得愈來愈近了，只有硬起頭皮，藉著上回在車上有一面之緣的「微弱關係」，他以朋友姿態和她搭訕起來（潯雖未曾研究過厚黑學，但他的行動較諸厚黑老手還來得厚黑！）女孩大方的風度更促進了他的渴望和她作知己之交，姿和潯的故事就在這開端裡結束了。

心靈上的安寧可以自異性友誼中獲得，在知覺世界裡似乎與所愛者共同欣賞大自然，能網到更豐碩的滿足和慰藉，情感得到依託時，世界不是變得more and more beautiful了？所以，朋友們，當你想要加入大自然的行列之時，先試著去找尋一個合意的人生伴侶，你將會Postpone你加入大自然行列的時期，畢竟愛是歷史上惟一猛被歌頌的獨秀，不是嗎？